快乐环卫工

□王林军

午觉睡醒,拉开窗帘,明晃晃的阳光,就又一下晃进了我的眼睑,让人心里止不住地生起一阵怯意。的确,这个夏日异常热情的太阳、持续不断的高温,让出门成了一件艰难的事。但,作为上班一族,班还是不能不上的。

房门打开,一团热气夺门而入、扑面而来……家住老小区,没有地下停车场,所以我只好把车停在了离小区有一些距离的、一条马路边上的公共停车位上。这一段走走五六分钟的路程,平常权当是散步锻炼了身体,可这会儿却让人"望而生畏"。这不,才走到路上,火辣辣的阳光就夹带着灼人的热浪,气势汹汹地直射过来,第一个毛孔一哆嗦就放弃抵抗大开了城门,再走上几步,身上的千万个毛孔,犹如千万个泉眼,都"咕嘟咕嘟"欢欢腾腾地淌起汗来。

我正在暗暗心里叫苦不迭,望见了前方一位正在扫马路的环卫工人。赤日炎炎,热浪滚滚,马路上又是这般无遮无拦……这样设身处地一想,感到这些环卫工人,这些"城市美容师",当真劳累辛苦得很!一边想,一边走,一辆汽车"嗖"一下从我身旁驶过,带来一阵热浪的同时,汽车本身散发出的热气,更是像一团烈焰,灼灼地舔噬着我的皮肤。也许是正专心于工作的环卫工人,稍稍挡住了去路,汽车驶近他时,竟突兀地响起了一阵高亢刺耳的喇叭声。我分明看到,这位环卫工人突然浑身一颤,显然是被那一阵突如其来的暴躁的喇叭声给惊吓到了。没有我想像中的恼怒,这位环卫工人不但很快让到一边,还微笑着向驾驶室挥手致意了一下。

这是一位六十左右的男性环卫工,脸膛黑里透红,红里透亮,显然是长年风吹日晒雨淋的结果。此刻,他的脸上汗水纵横,一滴滴直往地下摔去,身上的衣服更是汗渍片片,几乎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当我走近他时,这位环卫工又早已投入了工作,扫把来来回回一下下有力地扫动着,有一个嵌在窨井盖缝里的烟蒂,他扫了几下没有扫出来,甚至弯下腰去,用手指把它抠了出来。

看着这一幕,我突然就有了和他说说话的愿望。

"大叔,天很热吧!"我上前搭讪道。

闻声,大叔先是一愣,抬头见我正微笑地看着他,知是我在和他说话。于是大叔停下手中的扫把,先冲我笑了笑,然后一边看了眼头顶火红的太阳,一边和我说道:"是呀,这鬼天气实在太热了,人就像是在火炉子里一般,你看我身上的汗水就没怎么停过,都快淌成了一条河呢!"看来,这是位幽默的环卫大叔哩。

"你们真是不容易呀,又苦又累又脏,还这样风吹日晒的!"我继续由衷地说道。

环卫大叔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确实挺辛苦的,但是也没办法啊,为了工作,为了挣钱嘛——不辛苦,哪来的钱呢?你说是不是!"呵呵,这还是位直心肠的实在大叔呢。

"刚刚那汽车把你吓了一跳吧?"想到那辆汽车,仿佛那阵刺耳的喇叭声还在不断地刺击着耳膜。

大叔想了想后说:"还好吧,也不是第一次碰到,可能天气太热,大家的心里都烧着一团火吧!不过比起以前,人们对我们尊重多了,你看像现在这种天气,我们实在热不过了,走进路边的各种店铺去躲躲,一般都不会说我们,大多还很热情,给我们凳子坐,给我们免费提供茶水;并且,我们常常还能收到各单位和好心人,给我们送上的慰问品呢!"说完,大叔爽朗地笑了起来,笑脸似比头顶的太阳还要灿烂。

我瞥见大叔的裤腰上别着一个小型的播放机,便说:"这东西不错,可以边工作,边听听音乐。"

大叔一听,乐呵呵地说:"是呀,听听歌,可以解解乏,解解困,再说我平常也爱听个歌儿,一听歌儿心里就觉着轻松和快乐。"说着,大叔按下了播放机上的播放按钮,不一会,一支优美的歌曲如一条清亮潺湲的小溪,便轻轻柔柔地流淌了开来。大叔再次挥动起扫把,一边听歌,一边扫地,偶尔还随着音乐的节奏,自得其乐地跟唱那么几句。

告别环卫大叔,踩着大叔爽朗快乐的节拍,我不禁也一路哼起了歌谣,感觉似有一缕清风,正渐渐从我燥热的心头,袅袅升起……

高飞的小小鸟

□蒋静波

窗外的蝉声,时轻时重。夜鸟的梦呓,重复着爱的呢喃。阳台的茉莉,像夜空中的星子,芬芳怡人。

夏日即将过去了。

躺在床上,想女儿。

白天一早,打开报刊箱,里面躺着一封英文信。拆开,原来是来自英国某大学校长的信,表扬女儿上个学年取得的优异成绩,希望她再接再厉。

捧着信,感动于异国大学对于教育的如此入微,更感动于女儿的优秀表现。

女儿于去年9月到英国某大学留学,今年7月8日凌晨,当久别的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楞了一下,白嫩的她什么时候变得像东南亚的土著姑娘?她说,她学的专业,得经常在野外采集数据。

女儿来不及享受久违的家庭温暖,来不及补偿亏待10个月的胃,第二天晚上,就离开家,开始了在鄞州一家环保公司实习和在宁波某大学帮老师做课题的生涯。工作日,女儿或整理评估资料,或奔走各地,进行环保评估,或冒高温在野外取土壤样本。由于勤快,她得到了公司员工的喜爱。双休日和晚上,她伏在大学的机房内,不到半夜不歇息。

我劝她,如果太吃力,辞掉一份工作吧。她摇摇头。在国外申请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除了注重本科的学士学位情况,还注重实习的经历。她虽去澳大利亚做过环保义工,被派往马来西亚夏校交流学习,也参加过几个社团,但这些经历,远远不够。

我边赞扬她,边心疼她。对于女儿,我怀揣着一种永远矛盾的心理,既希望她健康、快乐、轻松,又期待她奋发、自强、优秀。这是否是做母亲的一种通病?就像此刻,我多希望她能留在我的身边,一起聊天、逛街、看电影、品美食,也渴望她惜时如金,如夸父追日。

不清楚,女儿的这种个性,有多少来自于我的影响。常对她说,有理想就得追求,有付出总有回报,青春是用来拼搏等等大词、大话。其实我也迷惘,究竟要将她领向何方?

夜鸟又叫了几声,一声嫩,一声老,仿若母女俩,一个撒娇,一个安抚。那撒娇的小鸟,很快就要长大,飞离旧巢。

回想去年9月,自女儿转瞬离去的霎那起,心里好一阵忐忑。怕她学习、生活不习惯,怕她沾染不好的习气,甚至怕她早恋,辜负我的期望。她很快适应了留学生活,勤奋好学,得到导师的赞美。虽然,我不懂她的大学课程,她却会主动跟我谈起必修课的主要内容,谈起她选修的课程及其原因。对于由英国地质科学家任教、学校规定只允许该国学生选修的矿石课程,她壮着胆,主动与校方沟通,终于如愿争取到了选修的权利。没想到,这种连男生都觉枯燥的课,她竟会取得高分。她用视频给我看她做的笔记,那是一种叫我汗颜的认真,不但字迹工整,且用不同颜色画了许多地质图。这种图,没有美工基础的人是画不好的。而画画,也是她的强项。如果当年她没进重点中学,现在很有可能坐在一所不错的美院读书。一次,她发我一张有着学号和分数的几十人的成绩单,从最低的5分,到95分,其中大量的分数段是三四十分。在英国,40分是及格分。你是哪个?我强压着紧张。当然是最好的那个。我的心,比加了蜜还甜。

女儿是节俭的,常常自己做饭、做面条。即使到欧洲一些国家旅游,费用也是少得不能再少。每次看到她的旅游照,基本都穿同一件外套。我常劝她买些漂亮的衣服,该花的花,该吃的吃,别节约钱。而她却听而不闻。上学期,她在校园的餐馆里打过一份临工,我怕她吃苦,影响学习,坚决反对。她解释,不是为赚钱,是为更好地提高英语的会话水平。这次回来,她用赚来的2000英镑钱为长辈和亲人们买了礼物,她知道我喜欢各种新奇之物,带来了黑牙膏、巧克力、饼干、茶叶、护肤品、钱夹等礼物,还悄悄问阿姨们的"三围",说是以后替她们买"维密",把她们感动得稀里哗啦。

上个学期始,女儿已在考虑一年后的申研事项。申研要比填高考志愿烦琐得多,不但要决定今后学习、就业的方向,还要针对各所大学的不同要求,递交不同的材料。女儿大三的学业平均分已达到一等成绩,期望再经过一年的学习,心仪的大学能向她伸出橄榄枝。

我期望女儿能读博。她表示赞同。但有一次,她突然说,妈妈,人说读博太苦,我可不可以做个平凡的人,研究生毕业后,有工作可做,有你在身旁,就行了?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更不知,我这个母亲,是高级趣味,还是低级趣味?

索性起来,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也不知道,这是否有意义。只知道,女儿就是我最大的意义。我希望女儿平安快乐,其次才是成才成功,自己的人生自己抉择,只要她觉得值得、无悔。

她在夏天回来,又在秋天离开。离开前一夜,她将暑假的实习工资悉数放到了我的手上。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还是忍住了。人生就是无数次聚散的过程。愿她,多一次聚散,多一份成熟。好想对她说,你是我最棒的女儿,在这个夏夜,为你自豪,千遍万遍。

不开花的芦苇摇不到《诗经》

(外一首)

——《国风·秦风·蒹葭》

□原杰

穿着打扮要得体
《诗经》只长古老的葛丝麻
黄道婆的白棉太年轻
丝绸昂贵葛布土气麻衣比较称心
古人即死人
如今乡下依然披麻戴孝哭灵

容貌形态也是一个问题
那时清苦少肉　油光满面肯定不行
要变得清瘦精神
得攀摘三年的桑葚
磨三个月的葛粉　饮三十天的甘霖

飞机车船到不了便玩穿越
撑一团荷叶　荡一湖清芬
途中问路南朝采莲女
或者　干脆顺着一枝芦苇摇曳
但需等芦苇开花
不开花的芦苇摇不到《诗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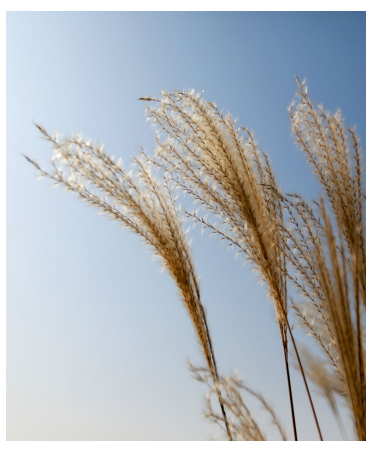
一条葛藤长又长

——《国风·周南·葛覃》

一条葛藤有多长
从周南到王风唐风
一叶叶　翻动三百零五篇《诗经》
一节节　蔓延到如今南方茂密的雨林

一条葛藤有多长
采它做衣　女的靓丽男的时尚
一个民族披着它
走出一段曲折漫长的文明

一条葛藤有多长
葛粉是绿色食品　葛根素激活神经
从祖传秘方到特效佳药
最古老的葛医治最新的疑难病



明夏依旧香如故　王优人/摄

重返蟹钳渡

□林崇成

8月下旬盛暑未退,受女儿业务往来的某保险公司之邀参与了赴象山花墙村的民宿休闲之旅。

花墙村位于象山县茅洋乡西南端,面临蟹钳渡港,西边紧挨泗洲头镇,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村前是通往泗洲头的公路,公路以南便是海滩。村口有专门的停车场和交通示意图,民宿客栈都是三层的独栋别墅,来自上海、宁波等地的游客如潮。我在村交通示意图中看到"蟹钳渡"3个字,一下子撕开了我的尘封记忆。

那是1966年深秋某天,我的两位高中同学陈武良、陈英律从马头村步行到桐照约我一道去宁海长街走亲戚,当年我们是20岁的年轻人,出门远行兴趣很足,也不顾路途的陌生带上些零用钱就出发了。我们从桐照坐航船到象山的下沈,经西周,然后沿着山谷翻越一座大山,过泗洲头,来到蟹钳渡口已是中午,饥肠辘辘,见渡口有家饭店,就吃中饭,小菜中蛏子特别便宜,3分钱就有一大碗。然后从蟹钳渡坐航船沿着狭长的蟹钳港,过马岙门朝南航行。那时航船的动力是人工摇橹,慢慢悠悠,乘客尽享沿途风光。到宁海长街公社的岳井码头上岸接近傍晚,东问西问,找到长街陈武良的亲戚家已是下半夜了,宿于一间草窝棚。天亮后发现民居都是清一色的草窝棚,村子外面全是棉花田,当年滩涂的蛏子和盐碱田的棉花是长街的特产,印象特别深刻。第二天再从原路返回家中,此次远行50多年过去难以忘怀。

现实把我拉回到眼前。我们一行11个人是紧挨着一拨上海游客刚离开就入住了2号民宿楼的,而且是网上预订的,房间里有电脑、空调、闭路电视、太阳能热水器等。楼主是村妇女主任,待人热情,忙着张罗饭菜,不一会儿就把一桌菜摆齐了。我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光海鲜就有6样:深海养殖黄鱼、马面鲀、龙头鱼、白切乌贼、虾蛄、沙蛤,点心是米馒头和绿色的艾汁馍头,水果是西瓜和葡萄。席间大家喝着啤酒或饮料,作着自我介绍,品味美食,气氛融合。我问妇女主任生意如何,她说靠的是价格便宜,服务热情,除了春节家人要团聚外,一年到头没得空闲,食材采办是重点,除了部分是自家种养外,多数要到泗洲头或县城采购。我们中的2个云南女士,大概是第一次见到海洋好奇心特别强,刚吃完晚饭就央求大家往海边遛达,给她们讲述些有关海的知识,其实谁都想到海边散步,于是大家都出去了。

沿海滩竟有条长约500米的砼结构悬空长廊,离地约1米,宽1米5,两边是齐腰高的石质扶栏,脚下的路面两边是花岗石板,中间铺设卵石,长廊中途还有个亭子。我真佩服小小的花墙村竟有如此魄力花巨资搞旅游设施,更令人惊讶的是,正在铺设水泥板要把一丘塘田改建成游泳池的项目。悬空长廊的尽头就是古老的蟹钳渡渡口,昔日的喧嚣已成历史的陈迹,如今人们改坐汽车外出了。前面是一条伸入海涂直达洋口的低矮石堤,游客俯身就能捉到小海蟹之类。渡口旁有几间老房子似曾相识,一位也在散步的村中老者告诉我,这就是当年的渡口饭店,我连续拍了多张照片,以记录重访之喜。

第二天的早餐也不错:每人1个鸡蛋,1个艾汁馍头,随意盛取的粳米粥,小菜是花生米、绍兴霉豆腐、余姚"乡下妹"榨菜等。当领队付款1100元就能作为11个游客一宿两餐的开销时,我才深切明白花墙村游客如潮的原因了。

你吃饭了吗?

——一个问候的时代特征

□甘泉

今天早上我们中华周氏网版主群里一位宗亲问候另一位版主:"早上好,饭否?"这一个简单的问候让我想起一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事——吃饭!

从我小时候有记忆开始,我们奉化人见面无论老少第一句话就是:"你吃饭了吗?"我问妈妈,妈妈回答说:"1959年到1961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全国大面积遭遇饥荒,很多人饿死,甚至到吃人的地步,人们最关心的事就是吃饭!"当时家境贫穷,回想经常拉着妈妈衣角看妈妈去借米、借谷子的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你吃饭了吗?"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吃饭是头等大事!

接着,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人们不再为吃饭担忧的时代来临,下海、下岗、个体经营开始风风火火时,除了在家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家庭妇女,见面了大多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是最重要的事!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从吃饭悄悄转变到了:"最近上哪玩了?"朋友圈里晒吃晒喝总也晒不过世界各地的美图和自拍。连大妈们在洗菜淘米时也不忘炫耀一下自己的新马泰之旅、深港澳观光。末了问一句:"你都去过哪里了?"——新时代旅游是最重要的事!

原来简短的一句问候里,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礼节,不仅仅是一种关心,更是包含了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符号,一个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啊!